



民國典藏整理書系

名家名译系列

比利时短篇小说集

(比利时) 皮思等

戴望舒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比利时短篇小说集

(比利时) 皮思等 译 戴望舒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利时短篇小说集 / (比) 皮思等著; 戴望舒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090 - 1020 - 4

I. ①比… II. ①皮…②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比利时—现代 IV. ①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2967 号

-
- 书 名: 比利时短篇小说集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377
(010) 83908455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978 - 7 - 5090 - 1020 - 4
定 价: 3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出版总序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蜕变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内忧外患迭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特殊历史景观。民国时期所出版的文献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全景式纪录，全面展现了民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精彩呈现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格局；生动描绘了西学东渐，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真实叙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族入侵，走向民族独立的斗争历程。因此，民国文献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及艺术代表性。

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出版业萌芽和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规模层次各不相同的出版机构鳞次栉比，难以胜数。既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这样著名的出版机构，亦有在出版史上昙花一现、出版物硕果仅存的

小书局。对于民国时期出版物的总量，目前还没有非常精确的统计。国家图书馆在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以三馆馆藏为基础整理出版了《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中文图书 124040 种。据有关学者调查统计，这一数量大约为民国时期图书总出版量的九成。如果从学科内容区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外重要的民国文献收藏机构，馆藏宏富，并且作为国内图书馆界的领头羊，一向重视民国文献的保存保护。由于民国文献所用纸张极易酸化、老化，绝大多数已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难堪翻阅。为保存保护民国文献，不使我们传承出现文献上的断层，也为更多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阅读利用到民国文献，2011 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策划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随着项目的展开，国家图书馆在文献普查、海外文献征集、整理出版等各方面工作逐步取得了重要成果。

典藏阅览部作为国家图书馆内肩负民国文献典藏管理职责的部门，近年来在多个层面加大了对于民国文献的保存保护力度，组建了专门的团队，对民国文献进行保护性的整理开发，先后出版了《民国时期连环图画总目》《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毛边书举要》《民国时期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等。

然而，民国时期出版物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就国家图书

馆馆藏而言，从早期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到我国的第一本毛边本《域外小说集》，从大批的政府公报到名家译作，涵盖之广，其所具备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亦足令人惊叹。相较之下，我们的整理工作方才起步。为不使这些闪烁着大家智识之光的思想结晶空自蒙尘，为使更广大的读者能够从中汲取养料，我们会陆续择其精者，将其重新排印出版，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国家图书馆

2014年9月

小 引

在比利时，主要的语言有两种：北部弗兰特尔（Frandre）是讲与荷兰文很接近的弗兰特尔文，南华隆尼（Wallonie）则讲法文。

一八三一年比利时独立以前，在文学上，比利时也没有独立的地位。在强邻侵占之下，国事纷乱之中，文学之不振乃是一件必然之事。就是偶然有几个杰出的人才，因为比国没有一种特别的文字这关系，也不被人视在比利时作家。如福华沙（Froissart）、高米纳（Commines）、约翰·勒麦尔（John Le-maire）之只被列入法兰西文学史中，便是一个显然的例子。

比利时文学之取得独立的地位，她的开始兴起她的文学运动，她的渐渐地引起世界文坛的注意，只是一件很近的事。这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的历史。然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中，比利时却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才：西里艾·皮思、费里克思·谛麦尔芒、魏尔哈仑、梅德林克、勒穆尼等等，都已经不是一国的作家，而是世界的作家了。

本集中所选译的，都是近六十年来最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为编译上的便利起见，我把这集子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用弗兰特尔文写作的作家们，其中可分为两个系代，即“今日与明日”系代（Van nu en straks）和新系代。前者为皮思、德林克、都散、倍凯尔曼诸人，后者则选录了曷佛尔、谛麦尔芒、克尼思等三人。下编则为用法文学作的作家们，其中包含浪漫派的特各司德，象征派的梅德林克及魏尔哈仑，写实派的德穆尔特、克安司等，民众派的勒穆尼，近代派的海伦思等等。

但是，把比利时作家们这样地划分为两部，却并不是说比利时文学有着一个不统一的现象。它虽则是用两种不同的文字来表现，但在精神上，气质上，却依然还是整个的，有着和别国文学不同的独特性。

一九三四年八月 译者

目 录

孤独者 西里艾尔·皮思.....	001
贝尔·洛勃的歌 艾尔芒·德林克.....	017
迟暮的牧歌 弗囊·都散.....	027
溺死的姑娘 加雷尔·房·丹·曷佛尔.....	041
圣诞节的晚上 洛德·倍凯尔曼.....	057
住持的酒窖 费里克思·谛麦尔芒.....	067
乌朗司毕该尔 查理·特各司德.....	073
法布尔·德格朗丁之歌 保尔·克尼思.....	093
薇尔村的灵魂 加弥易·勒穆尼.....	113
善终旅店 爱弥尔·魏尔哈仑.....	121
婴儿杀戮 穆里思·梅德林克.....	129

朗勃兰的功课 曷琴·德穆尔特	143
红石竹花 于尔拜·克安司	159
公 鸡 鲁易·特拉脱	177
新 闻 鲁易·特拉脱	181
冲 击 保尔·安特列	185
魔 灯 白朗好·吴素	193
名将军 奥阿士·逢·奥弗尔	199
秋 暮 昂里·达味农	207
小 笛 法朗兹·海伦思	221
国图典藏版本展示	231

孤独者

西里艾尔·皮思

西里艾尔·皮思 (Cyriel Buysse) 于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日生于东部弗朗特尔之奈佛莱 (Nev ele), 是女诗人和女小说家罗莎丽·洛佛琳 (Rosalie Loveling) 及维吉妮·洛佛琳 (Virginie Loveling) 的内侄, 曾和维吉妮·洛佛琳合著长篇小说《生活的教训》(Levensleer, 一九一二)。他是《今日与明日》(Van Nu en Straks) 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又是 *Groot Nederland* 的编者。

所著长篇及短篇小说约有四十种, 最著名者为《穷人们》(Van arme menschen, 一九〇二)、《小, 驴马》(Het Ezelken, 一九一〇)、《如此如此》(Zooals het was, 一九二一)、《叔母们》(Tantes) 等。这篇《孤独者》, 即从他的短篇集《穷人们》中译出。

* * *

濮佛尔的小屋子是孤立在那莽原之中……涂着赭黄色的粉的，凸凹龟裂的四面小小的破墙；一个半坍的，在西边遮着一片幽暗的长春藤的，灰色的破屋顶；有青色的小扉板倒悬着的两扇小玻璃窗；一扇为青苔所蚀的苍青色的低低的门；便是我们在那凄凉而寂静的旷野中所见到的这所小屋子……在那无穷的高天的穹窿之下，这所耸立在那起伏于天涯的树林的辽远而幽暗的曲线上的小屋子，便格外显得渺小了。它在那儿耸立着，在一种异常忧郁的孤独之中，在那刮着平原的秋天的寒冷而灰色的大风之下。

那认识他或只听别人讲起过他的几个人，称他为“濮佛尔”。没有一个人记得他的真姓名。他过着一种完全的隐遁生活，离开人烟之处有十二哩（同“英里”），离最近的村子有十六哩。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他和他的父母一同住到那个地方去。那已经是很长远的事了，那时树林一直延伸到他的孤独的茅舍边。他的父亲是做一个有钱人的猎地看守人而住到那里去的。可是那有钱人因为穷了，便把一大部分的树林砍伐了变卖。只有那个不值钱的小屋子，却还留在那里。濮佛尔的父母在那小屋中一直住到死，在父母死后，他还一个人住在那儿，因为他已习惯于这一类的生活，他并没有其他欲望，因为他已不复能想象另一种生活了。

他有几只给他生蛋的母鸡，一只他所渐渐饲肥的小猪，一只他用来牵手车的狗，一只给他捕鼠的猫。他也有一只关在小笼中在晨曦之中快乐地唱歌的金丝雀，和一只猫头鹰——这是一位阴郁的怪客人，它整天一动也不动地躲在一个阴暗的巢里，只在黄昏的时候出来，张大了它的又大又圆的猫眼睛，满脸含怒地飞到小玻璃窗边去，等濮佛尔把它的食料放到它的爪间去：田蛙、瓦雀、耗子。

此外，他周围便一个生物也没有了。在他亲自开垦的荒地的一角上，他种了马铃薯、麦子、蔬菜。他到很远的树林中去打菜升火。一大堆由四块粗木板支维着的干草和枯叶，便算是他的床。他的衣衫是泥土色的。

他的身材不大也不小，微微有点佝偻，手臂异常的长。他的胡须和头发是又硬又黑，他的颧骨凸出的瘦瘦的颊儿，呈着一种鲜明的酡红色，而在他的鲜灰色的眼睛中，有着一种狞猛和不安的表情。

永远没有或几乎永远没有一个人走到他住所的附近去。如果不意有一个到来的时候，濮佛尔便胆小地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好像怕中了别人的咒语似的。这样，他竟可以说失去了说话的习惯了。他只用几个单字唤他的牲口的名字。他的狗名叫杜克，他的猫头鹰名叫库白，他的猫名叫咪，他的金丝雀名叫芬琪。在他的心灵中，思想是稀少而模糊的，永远限制在他的孤独生活的狭窄的范围中。他想着他的母鸡，他的猪，他的

马铃薯，他的麦子，他的工作，他的狗，他的猫，他的猫头鹰。在夏天的平静的晚间，他毫无思想地蹲在他门前的沙土上，眼光漠然不动地望着远处，抽着他的烟斗。在冬天，他呆看着炉火，陷入于一种完全的无思无想的状态中。他有时长久地望着那缩成一团打着鼾的猫，有时在那从小窗中穿进来的苍茫的夕照中坐到那猫头鹰旁边去，看它吞食着田蛙和小鸟儿。

他没有钱，他甚至连钱的颜色也没有看见过，可是每当他的猪肥胖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或是他的鸡太多了的时候（这是每隔四五个月会有一次的事），他便把它们带到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去，去换各种的食物。他很怕这种跋涉，因为他一到的时候，那平时很平静的村子顿时热闹起来了。

顽童们远远地看见他带着那牵着装满了东西的小车的狗到来的时候，便立刻大嚷着：“濮佛尔来了，濮佛尔来了！”于是他们便喧嚷着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面，有的人学着他的犬吠，有的人学着他的猪叫，有的人学着他的鸡鸣。那时濮佛尔又害羞又害怕，红着脸儿，加紧了步子，眼睛斜望着别人。他跑得那么的快，以致他手车的轮子碰到了他的狗的尾巴，而使它哀鸣起来。他尽可能快地穿过了一排追逐着他的顽童，和一排站在门口嘲笑他的乡民，赶紧跑到猪肉杂货铺去躲避。

在那里，他躲过了残酷的嘲弄。人们称他的猪，人们和他论猪价，接着他使用他的猪价换了各种的货物：第一是一只他

可以重新饲养大来的小猪，其次是猪油和香料，内衣或其他的
东西，牛油、面粉、咖啡、烟草，一切他长期的孤独中所需要
的东西。此外，杂货铺的老板和老板娘还请他喝一大杯咖啡，
白面包饼和干酪，然后送他到门口，祝他平安（话语之间却不
免也混着一点冷嘲）。接着，喜剧便又开始了：濮佛尔刚托起
了他的手车的扶柄，开口赶他的狗的时候，站在路对面的那些
游手好闲的人们便哄然笑起来了。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车
轮下放了一块砖头，因此他怎样拉也不能把车拉动。他愚蠢地
微笑着，摇着他的头，好像这每次都一般无二的恶作剧，还
很使他惊讶似的。接着他放下了扶柄，费劲儿搬开了砖石，然
后动身上路，不久又像初到时似的跑起来，身后跟着一大群的
顽童，一直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才没人跟他。

他这样的在一种完全的孤独中过度了许多年单调的生活，
一直到一个奇特而混乱的日子，那一向离他很远的人类生活，
似乎亲自走近到他身边去。

有一天早晨，许多人在他的寒伧的茅屋附近显身出来。那
是一些很忙的人，在荒地上跑来跑去，手中拿着长铁链和红漆
的杆子。他们把那些杆子东也插一根，西也插一根，接着他们
又很小心地远远望着那些杆子。

那惊惶失措的濮佛尔躲在他的小玻璃窗后面。他一点不懂
得那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不久看见一个穿着城里衣裳的人，
后面跟着一个工人，向他的小屋子走过来。立刻，有人敲他

的门。

“有人吗？”别人在外面叫。

濮佛尔先是装作听不见，不愿意去开门。

可是外面打门打得愈急了，他只得走出去。

“朋友，”那位先生很客气地说，“你可以设法给我们几根细木棒吗？我们现在正在测量那要从这里经过的新铁路。”

“啊，可以，先生。”濮佛尔用他那自己也听不清楚的低低的嘎音回答。他到他的屋后面去找了几根细木棒来交给那工人。

“谢谢你，”那陌生人微笑着说，“你可要抽一根雪茄烟？”

“你太客气了。”濮佛尔用那同样的嘎声回答。

那陌生人拿了几枝雪茄烟给他，接着用一种胜利的声音对濮佛尔说，好像他的话会使濮佛尔很快活似的：

“以后这里不会这样荒凉了，我对你说！”

那眼睛苍白，畏人而充满了不安的濮佛尔没有回答。

“我们在此地筑路。”那陌生人补说着，作为上面一句话的解释，同时向那个奇特的人斜看了一眼。

可是濮佛尔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于是，说了一声“再见，我们晚上把你的木棒拿来还你”，那陌生人便带着他的工人走了。

一条铁路！濮佛尔想着，他害怕起来。这条铁路在尚没有存在以前就深深地使他不安了。

他多么地愿望那条铁路不通过来！过着隐遁生活的他，很怕那些老是嘲笑他的人们来临。然而，在他的心中却起了一种好奇的情感，这好奇的情感不久又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热烈的愿望了。他先逃到树林中，可是他的恐惧渐渐地减小下去，竟至不久去看那些人们工作，甚至和那些实在对他无害的陌生人们说起话来。

“呃，濮佛尔，”他们开着玩笑说，“路一筑成之后，这里可要变成很有味儿的了，可不是吗？那时你便会老看见那些漂亮的火车开过，车里坐着国王们、王子们、公主们。”

“那么附近会有一个车站吗？”濮佛尔问。

“不，这条路只是用来缩短特别快车的路程的。可是，”他们开玩笑说，“只要你用你的手帕打一个号，火车便随时会停下来。”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火车。”濮佛尔回答。

于是他便沉思般地回到辽远的树林那边去。

他不久看见火车来到了：那是一些小小的机关车，叫起来声音很尖锐，曳着一长列的没顶货车。人们从那里卸下一大堆一大堆的沙土、枕木和钢轨。他并不害怕，只是他一点也不懂，又十分敬佩。最使他惊异的是那些沉重的车子那么听话地沿着那两条铁轨走，而永远不翻倒。

“怎样会有这样的事！”濮佛尔想。于是他常常去看，心想那车子随时会闹出一件意外事来。